五

皇后列傳第一　魏書十三

漢因秦制帝之祖母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妃曰皇后餘則多稱夫人隨世增損非如周禮有夫人嬪婦御妻之定數焉魏晉相因時有昇降前史言之具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始於神元至於昭成之前世崇儉質妃嬙嬪御率多闕焉惟以次第爲稱而章平思昭穆惠煬烈八帝妃后無聞太祖追尊祖妣皆從帝謚爲皇后始立中宮餘妾或稱夫人多少無限然皆有品次世

[illegible]儀及貴人椒房中式數等後庭漸已多矣又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爲吉不成則不得立也又世祖高宗緣保母劬勞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覬過知仁高祖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事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春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

神元皇后竇氏沒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誡其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爲變語頗漏泄帝聞之知其終不奉順乃先圖之於是伏勇士於宮中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illegible]而殺之

氏生桓穆二帝早崩和帝立乃葬高宗初穿天淵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毋封氏遠近赴會二十餘万人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

次妃蘭氏生二子長子曰藍早卒次子思帝也

桓帝皇后祁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爲也

平文皇后王氏廣寧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諸皇子后匿帝於袴中懼人知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便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灅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爲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

十八年崩葬雲中金陵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成皇后慕容氏元真之女也初帝納元真妹

妃未幾而崩元眞復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
后元眞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
明王后性聰敏多知沈厚善決斷專理內事每
事多從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
戒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衛辰姦猾終當滅汝悉
勿祈死其子果爲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
十三年崩太祖即位配饗太廟

獻明皇后賀氏父野干東部大人后少以容儀
選入東宮生太祖苻洛之內侮也后與太祖及
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奄來抄掠后乘車
與太祖避賊而南中路失轄后懼仰天而告曰
國家胤胄豈止尒絕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
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介山南而得免難後劉
顯使人將害太祖帝姑爲顯弟亢埿妻知之密
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太祖去之后夜
飲顯使醉向晨故驚廄中群馬顯使起視馬后
泣而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失汝等誰
忍不使急追太祖得至賀蘭部群情未

后從弟外朝大人悅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夜奔亢埿家匿神車中三日亢埿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染干忌太祖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宮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慙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返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時年四十六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謚配饗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左丞相衞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羣臣議令后鑄金人成乃立之告於郊廟封后母孟爲漂陽君後崩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爲夫人生華陰公主後生太宗后專理內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成故不得登后位魏故事後宮產子將爲儲貳其母皆賜死太祖末年后以舊法薨太宗即位追尊謚號配饗太廟自此後宮

入爲帝母皆正位配饗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也封西平長公主太宗以后禮納之後爲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昇尊位然帝寵幸之出入居處禮秩如后焉是後猶欲正位而后謙讓不當泰常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後加謚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世祖及太宗即位拜貴嬪泰常五年薨謚曰密貴嬪葬雲中金陵世祖即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后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于廟庭高宗時相州刺史高閭表脩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陰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大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遠制便可罷祀先是世祖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宮操行純備進退以禮太宗命爲世祖

保母性仁慈勤撫導世祖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爲保太后後尊爲皇太后封其第漏頭爲遼東王太后訓釐內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之善隱人之過世祖征涼州蠕蠕吳提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眞君元年崩時年六十三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謚曰惠葬崞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崞山明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必不爲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故葬焉別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赫連屈丐女也世祖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爲夫人生恭宗神麚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加號謚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選入東宮有寵真君元年生高宗世祖末年薨高宗即位追尊號諡葬雲中金陵配饗太廟

高宗乳母常氏本遼西人太延中以事入宮世祖選乳高宗慈和履順有劬勞保護之功高宗即位尊爲保太后尋爲皇太后謁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諡曰昭葬於廣寧磨笄山俗謂之鳴雞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良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世祖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高宗踐極以選爲貴人後立爲皇后高宗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顯祖即位尊爲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顯祖年十三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策誅渾

遂臨朝聽政及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弈顯祖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太后爲之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太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高祖詔曰朕以虛寡幼纂寶歷仰恃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憑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其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靈塔於是罷鷹師曹以其地爲報德佛寺太后與高祖遊于方山顧瞻川阜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祔山陵然後爲貴哉吾百年之後神其安此高祖乃詔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終爲清廟焉太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高祖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文多不載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又立思燕佛圖於龍城皆刊石立碑太后又制內屬五廟之孫外戚六親緦麻皆受復

除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膳案裁徑尺羞膳滋味減於故事十分之八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蝘蜓在焉后舉匕得之高祖侍側大怒將加極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專政高祖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之俄頃多有不關高祖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內外故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便宰輔賞賚財帛以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沖雖以器能受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后性嚴明假有寵待亦無所縱左右纖介之愆動加捶楚多至一百餘少亦數十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太后曾與高祖幸靈泉池燕羣臣及藩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為其方舞高祖帥羣臣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

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九十人太后外禮民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等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寃之十四年崩於太和殿時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華殿高祖酌飲不入口五日毁慕過禮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葬于永固陵日中而反虞於鑒玄殿詔曰尊旨從儉不申罔極之痛稱情允禮仰損儉訓之德進退思惟倍用崩感又山陵之節亦有成命內則方丈外裁掩坎脫於孝子之心有所不盡者室中可二丈墳不得過三十餘步今以山陵萬世所仰復廣爲六十步辜負遺旨益以痛絕其幽房大小棺槨質約不設明器至於素帳縵茵瓷瓦之物亦皆不置此則遵先志從冊令俱奉遺事而有從有違未達者或以致怪梓宮之裏玄堂之內聖靈所憑是以一一奉遵仰

昭儉德其餘外事有所不從以盡痛慕之情其宣示遠近著告羣司上明儉誨之善下彰違命之失及卒哭孝文服衰近臣從服三司已下外臣衰服者變服就練七品已下盡除即吉設祔祭於太和殿公卿已下始親公事高祖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初高祖孝於太后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豫營壽宮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陽乃自表瀍西以爲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至今猶存號曰萬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宗登白樓望見美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后云爲帝所幸仍有娠時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相符同及生顯祖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

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託臨訣每一稱兄弟輒拊胷慟泣遂薨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婉淑年十八以選入東宮顯祖即位爲夫人生高祖皇興三年薨上下莫不悼惜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謚配饗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原人也叔父金閭起自閹官有寵於常太后官至尚書平涼公金閭兄勝爲平涼太守金閭顯祖初爲定州刺史未幾爲乙渾所誅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高祖生皇子恂以恂將爲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高祖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稟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謚曰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爲庶人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高祖既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宮無主請正內位高祖從之立后爲皇后高祖每

遵典禮后及夫嬪以下妾御皆以次進車駕南伐后留京師高祖又南征后率六宮遷洛陽及后父熈兄誕薨高祖爲書慰以叙哀情及車駕還洛恩遇甚厚高祖後重引后姊昭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愧恨之色昭儀規爲内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爲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爲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馮熈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熈熈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熈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文明太后乃遣還家爲尼高祖猶留念焉歲餘而太后崩高祖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閹官雙三念璽書勞問遂迎赴洛陽及至寵愛過初專寢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始以疾歸頗有

失德之間高祖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高祖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中常侍劇鵬諫而不從憤懼致死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高祖高祖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強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家僮十餘人乘輕車冒霖雨赴懸瓠奉謁高祖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高祖聞而駭愕未之全信而祕匿之惟彭城公主侍疾左右具知其事此後后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無所不至願高祖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宮中妖祠假言祈福專爲左道母常或自詣宮中或遣侍婢與相報荅高祖自豫州北幸鄴后慮還見治檢彌懷危怖驟令閹人託參起居皆賜之衣裳殷勤託寄勿使漏洩亦令雙蒙充行省其信不然惟小黃門蘇興壽密陳委曲高祖問其本末敕以勿洩至洛執問菩薩雙

蒙等六人迭相證舉具得情狀高祖以疾卧含溫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户外后臨入令閹人捜衣中稍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高祖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母有妖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啓高祖勑中侍悉出唯令長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柱之后猶不言高祖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呼整再三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高祖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今乃他人但入勿避二王固辭不獲命及入高祖云此老嫗乃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高祖深自引過致愧二王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高祖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便行廢良久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歔欷令入東房及入宮後帝命閹人有所問於后后罵曰天子婦親面對豈令汝傳也高祖怒勑后母常氏

與后狀常撻之百餘乃止高祖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惟令世宗在東宮無朝謁之事高祖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絶於天若不早爲之所恐成漢末故事吾死之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高祖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詔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是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強之乃含椒而盡殯以后禮梓宮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內

孝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高祖初乃舉室西歸達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豔任充宮掖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姿貌奇之遂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曾夢在堂內立而日光自

窻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數夕后自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貴不可言颺曰何以知之宗曰夫日者君人之德帝王之象也光照女身必有恩命及之女避猶照者主上來求女不獲已也昔有夢月入懷猶生天子況日照之徵此女必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遂生世宗後生廣平王懷次長樂公主及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世宗之意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遣人賊后也世宗之爲皇太子三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加高祖出征世宗入朝必久留后宮親視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奏請加昭儀號謚曰文昭貴人高祖從之世宗踐阼追尊配饗后先葬城西長陵東南陵制卑局因就起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戶五百家肅宗詔曰文昭皇太后德協坤儀美符文姒作合高祖實誕英聖而夙世淪暉孤塋弗祔先帝孝感自衷遷奉未遂永言哀恨義結幽明

廢呂尊薄禮伸漢代又詔曰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廟定號促令遷奉自終及始太后當主可更上尊號稱太皇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號如舊文昭遷靈櫬於長陵兆西北六十步初開終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而不動靈櫬既遷置蛇舊處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世宗始親政事烈時爲領軍揔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因左右諷諭稱后有容德世宗乃迎入爲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爲皇后謁于太廟后靜默寬容性不妬忌生皇子昌三歲夭歿其後暴崩宮禁事祕莫能知悉而世議歸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謚曰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世宗納爲貴人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爲皇后甚見禮重性妬忌宮人希得進御及肅宗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爲尼居瑤光寺非大節

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歲靈太后恒置左右撫愛之神龜元年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后當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喪還瑤光佛寺殯葬皆以尼禮初高祖幽后之寵也欲專其愛後宮接御多見阻遏高祖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妬防雖王者亦不能免況士庶乎世宗暮年高后悍忌夫人嬪御有至帝崩不蒙侍接者由是在洛二十餘年皇子全育者惟肅宗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氏産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方爲天地母生天地主勿過三人知也后姑爲尼頗能講道世宗初入講禁中積數歲諷左右稱后姿行世宗聞之乃召入掖庭爲承華世婦而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唯后每謂夫人等言天子豈可獨無兒子何緣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

不育家嫡乎及肅宗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爲諸計后固意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懷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死所不辭也既誕肅宗進爲充華嬪先是世宗頻喪皇子自以春秋長矣深加慎護爲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嬪皆莫得而撫視焉及肅宗踐阼尊后爲皇太妃後尊爲皇太后臨朝聽政猶稱殿下下令行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肅宗沖幼未堪親祭欲傍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禮訪尋故式門下召禮官愽士議以爲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姑既爲尼幼相依託略得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勅造申訟車時御焉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宮西北入自千

秋門以納寃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肅宗幸華林園宴群臣于都亭曲水令王公已下賦七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帝詩曰恭已無爲賴慈英王公已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親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后不欲令肅宗主事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焉後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已下從者數百人昇于頂中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後幸左藏王公嬪主已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匹唯長樂公主手持絹二十匹而出示不異衆而無勞也世稱其廉儀同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尋幸闕口溫水登鷄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敕示文武

時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乂長秋卿劉騰等奉肅宗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宮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乂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肅宗朝太后於西林園讌文武侍臣飲至日夕乂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己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乃起執肅宗手下堂言母子不聚久今暮共一宿諸大臣送我入太后與肅宗向東北小閤左衛將軍奚康生謀欲殺乂不果自劉騰死乂又寬怠太后與肅宗及高陽王雍爲計解乂領軍太后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疎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貪惏鄭儼汙亂宮掖勢傾海內李神軌徐紇並見親侍一二年中位揔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於朝爲四方之所厭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僧敬又因聚集親族遂涕泣諫曰陛下母

儀海内豈宜輕脫如此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

太后自以行不脩懼宗室所嫌於是内爲朋黨防蔽耳目肅宗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蜜多道人能胡語肅宗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並帝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充華生女太后詐以爲男便大赦改年肅宗之崩事出倉卒時論咸言鄭儼徐

紇之計於是朝野憤歎太后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爲主年始三歲天下愕然及武泰元年尒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肅宗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沉於河太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佛寺出帝時始葬以后禮而追加謚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欲榮重門族故立爲皇后肅宗頗有酒德專嬖充華潘氏后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爲肅宗選納抑屈人流時傅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瓚等女但爲世婦諸人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於瑤光寺

孝靜皇后高氏齊獻武王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娉以爲皇后王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侍中司徒公孫騰司空公襄城王旭兼尚書令司州牧西河王悰兼太常卿及宗正卿元孝友等奉詔致禮并備宮侍衛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爲皇后大赦天下齊受禪降爲中山王妃後降于尚書左僕射楊遵彥

史臣曰始祖生自天女克昌後葉靈后婬恣卒亡天下傾城之戒其在茲乎鉤弋年稚子幼漢武所以行權魏世遂爲常制子貴母死矯枉之義不亦過哉高祖終革其失良有以也

皇后列傳第一　　魏書十三

魏收書皇后傳亡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及脩文殿御覽附益之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魏書十四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太祖自獨孤如賀蘭部招集舊戶得三百家與弟建議勸賀訥推太祖爲主及太祖登王位紇羅常翼衛左右又從征伐有大功紇羅有援立謀特見優賞及即帝位與弟建同日賜爵爲公卒

子題少以雄武知名賜爵襄城公從征中山受詔徇下諸郡撫慰新城皆安化樂業進爵爲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

爲視療不盡術伏法

子悉襲降爵爲襄陽公卒贈襄城王

建德公嬰文神元皇帝之後也少明辯有決斷太宗器之典出納詔命常執機要世祖踐阼拜護東夷校尉進爵建德公鎮遼西卒

眞定侯陸神元皇帝之後也世祖時以武功頻蒙恩遇拜散騎常侍賜爵眞定侯卒

陸曾孫軌字法寄稍遷洛陽令時天下多事軌惟以深刻遇下死多酷濫識者非之孝靜時鄴宮創制以軌爲營搆使除徐州刺史軌風望旣陋又無學術雖歷名位時人輕之卒於州

武陵侯因章帝之後也從太祖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世祖時改爵武陵

長樂王壽樂章帝之後也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高宗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太祖平中原賜爵望

都僕世祖以頹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爲公卒

曲陽侯素延桓帝之後也以小統從太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爲刺史太祖之驚於栢肆也并州守將封寶貫爲逆素延斬之時太祖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太祖留心黄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彫飾咸尚質儉而素延奢侈過度太祖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

順陽公郁桓帝之後也少忠正亢直初以羽林中郎内侍勤幹有稱高宗時位殿中尚書從高宗東巡臨海以勞賜爵順陽公高宗崩乙渾專權隔絕内外百官震恐計無所出郁率殿中衛士數百人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懼逆出問郁曰君入何意郁曰不見天子羣臣憂懼求見主上渾窘怖謂郁曰今大行在殯天子諒闇故未接百官諸君何疑遂奉顯祖臨朝後渾心規爲

亂朝臣側目郁復謀殺渾爲渾所誅顯祖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

宜都王目辰桓帝之後也初以羽林郎從太祖南伐至江高宗即位以勞累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之謀亂也目辰與兄郁議欲殺渾事泄被誅目辰逃隱得免顯祖傳位有定策勳高祖即位遷司徒封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鎭長安目辰性亢直耿介不爲朋黨朝臣咸憚之然好財利在州政以賄成有罪伏法爵除

穆帝長子六脩少而凶悖穆帝五年遣六脩爲前鋒與輔相衞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爲後繼劉粲懼焚燒輜重突圍遁走縱騎追之殺傷甚衆帝因大獵於壽陽山陳閲皮肉山爲變赤及晉懷帝爲劉聰所執穆帝遣六脩與桓帝子普根率精騎助劉琨初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驊騮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脩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脩不

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爲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召之不逮穆帝怒率衆伐之帝軍不利六脩殺比延帝改服微行民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普根先守于外聞難率衆來赴攻六脩滅之

吉陽男比干太祖族弟也以司衞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沒

江夏公呂太祖族弟也從世祖平涼州有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內外未安昭成在南來未可果比至之間恐生變詐宜立長君以鎭衆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位我

安可越次而處大業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

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太祖時以孤勳高追封高涼王諡曰神武

斤子眞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太宗初改封平陽王薨

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諡懿王

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顯祖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

子大曹性愿直高祖時諸王非太祖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樂眞勳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世宗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關西齊獻武王遣將討平之

禮弟陵世祖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

子瓌位柔玄鎮司馬

瓌子鷙字孔雀容皃魁壯腰帶十圍爲羽林隊仗副高祖末以征討有功賜爵晉陽男累遷領軍畿部都督武泰元年尒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鷙與榮共登高塚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元顥之逼也鷙從駕北迎既到河內欲入城鷙奏曰河內晝則閉門夜引駕入此之意趣難以測量本圖有在願便發邁帝從之前至長子以尒朱榮赴援除鷙車騎將軍封華山王莊帝既殺尒朱榮榮從子兆爲亂帝欲 諸軍親討鷙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渡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鷙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鷙之謀孝靜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鷙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閨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陵侮一坐衆皆下之不敢應答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即答曰斬反人元愷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

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王見害
孤孫度太祖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
子乙斤襲爵襄陽侯顯祖崇舊齒拜外都大官
甚見優重卒
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
卒
子萇高祖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
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高祖遷都
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
雖拜飲而顏色不泰高祖曰聞公一生不笑今
方隅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高祖曰五行之氣
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
無不扼腕大笑世宗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
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
年常破壞乃爲船路遂廣（疑）空車從京出者率
令輸石一雙累以爲岸橋闊來往便利近橋諸
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
州刺史卒謚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

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長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内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介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疏令我如此以頭叩床涕泣不自勝子

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死於門下外省

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内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勑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便尔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

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闕字）傳嘏傳皆云既爲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止拜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

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之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

萇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世宗時曲事高肇遂爲帝寵暱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

平弟長生位游騎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

天穆性和厚美形皃善射有能名年二十起家員外郎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奉使慰勞諸軍路出秀容尒朱榮見其法令齊整有將領氣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榮請天穆爲行臺朝廷不許改授別將令赴秀容是時北鎮紛亂所在蜂起六鎮蕩然無復蕃捍惟榮當職路衝招聚散亡天穆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乃令天穆留

後爲之繼援莊帝踐阼天穆以榮之眷昵特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榮之討葛榮詔天穆爲前軍都督率京師之衆以赴之榮擒葛榮天穆增封通前三万户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脩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鄚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瑶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凌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万劫掠村塢毒害民人齊人號之爲踏榆賊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因以號之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獻武王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增天

穆邑万戶時元顥乗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渡會車駕於河內尒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万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尒朱爵位隆極當時熏灼朝野傾悚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物不甚見疾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寵敬詔天穆乗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情寄特甚榮嘗以兄禮事之而尒朱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畏憚天穆倂仰承迎天穆曾言世隆之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前廢帝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曰武昭

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勑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從征被堅執銳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

拜中都大官世祖時進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

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忠勇有膽略尤善騎射從世祖南討至瓜步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比部侍郎華州刺史累遷征南大將軍卒贈司徒公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寛雅有將略常從太祖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後謝老歸家顯祖善禮遇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卒賜祕器

子烏眞膂力絶人隨太祖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

子興都聰敏剛毅高宗時爲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爲政嚴猛百姓憚之顯祖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顯祖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爲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

子提襲父侯爵

提弟丕世祖擢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

平子顯祖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丕帥元賀牛益得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高祖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勑丕制決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特加賞賜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讒毀者即加斬戮尋遷太尉録尚書事時淮南王他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他元三人皆容皃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祗聳唯苟頹小爲短劣姿望亦不逮之高祖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讌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叡苻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爲王叡造宅故亦爲丕造甲第第成帝后親幸之率百

官文武饗賚落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賛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叚氏卒謚曰恭妃又特賜丕金券高祖文明太后引見公卿於皇信堂太后曰今京師旱儉欲聽飢貧之人出關逐食如欲給過所恐稽延時日不救災窘若任其外出復慮姦良難辨卿等可議其所宜丕議諸曹下大夫以上人各將二吏別掌給過所州郡亦然不過三日給之便訖有何難也高祖從之四日而訖丕請立東宮詔曰年尚幼小有何急之丕曰臣年在西夕思觀盛禮於臣實急不許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祗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

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高祖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何得辭也及高祖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高祖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既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及高祖欲遷都臨太極殿引見留守之官大議乃詔丕等如有所懷各陳其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見謂爲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羆曰北有獫狁之寇南有荊揚未賓西有吐谷渾之阻東有高句麗之難四方未平九區未定以此推之謂爲不可征伐之舉要須戎馬如其無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無馬此理粗可馬常出北方廐在此置卿何慮無馬今代在恒山之北爲九州之外以是之故遷于中原羆曰臣聞黃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聖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遷于河南尚書于杲曰臣誠不識古事如聞百姓之言先皇建都於此無何欲移以爲不可中原其如是

所由擬數有篡奪自建邑平城以來與天地並固日月齊明臣雖管見膚淺性不昭達終不以恒代之地而擬伊洛之美但以安土重遷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懼不樂也丕曰陛下去歲親御六軍討蕭氏至洛遣任城王澄宣旨勑臣等議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遷移當訊之卜筮審定吉否然後可高祖謂丕曰往在鄴中司徒公誕咸陽王禧尚書李沖等皆欲請龜占移洛吉凶之事朕時謂誕等曰昔周邵卜宅伊洛

乃識至兆今無若斯之人卜亦無益然卜者所以決疑此既不疑何須卜也昔軒轅卜兆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朕既以四海爲家或南或北遲速無常南移之民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之丕曰臣仰奉慈詔不勝喜舞高祖詔羣官曰卿等或以朕無爲移徙也昔平文皇帝棄背率土昭成營居盛樂太祖道武皇帝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雖虛

寡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而退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録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啓就家拜授及車駕發代丕留守詔曰中原始稱須朕營視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絶舊言皆所不願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高祖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強責及罷降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疑）高祖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

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冲又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疑）遂與子超娶冲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産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産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高祖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超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其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測問令丕坐觀隆超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伏誅有司奏處孥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陽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高祖崩丕自

并州來赴世宗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勑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民庶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絶人事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

長子隆先以反誅

隆弟乙升超亦同誅

超弟儁邕並有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内三郎從世祖有戰功賜爵高宗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遷右將軍卒贈高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賊賊乃退世祖得上馬是日微齊世祖幾至危殆世祖以微服入其

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内既覺諸門悉閉世祖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世祖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劉義隆將裴方明陷仇池世祖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嶮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劉義隆義隆遣將房亮之苻昭咲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擒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内都大官卒諡曰敬

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

陵弟蘭以忠謹見寵高祖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

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

爲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避承華車蓋駐論道劒鼓安有洛陽縣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避中尉高祖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高祖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負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高祖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障之高祖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世宗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在州日抑買良人爲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肅宗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荊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

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歛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乗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鏁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前廢帝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眞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眞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國之疎族也性忠直壯烈有智畫太祖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

子屈襲爵太宗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玄伯等並決獄訟太宗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

等叛置主將校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公劉潔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没於陳潔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猶存太宗以屈没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縱酒頗廢政事太宗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

子磨渾少爲太宗所知元紹之逆也太宗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太宗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太宗斬之太宗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勳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第二　魏書十四

魏收書神元平文諸帝子孫列傳亡後人補以北史又取高氏小史附益之後卷魏收舊史亡者皆放此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魏書十五

寔君者昭成皇帝之庶長子也性愚戇安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豫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爲亂是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太祖年六歲昭成不豫慕容后子閼

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而懼汝為變欲先殺汝是以頃日以來諸子戎服夜持兵仗遶汝廬舍伺便將發吾愍而相告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傍徨廬舍之間寔君視察以斤言為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眾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之於長安西市

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又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真定侯

秦明王翰昭成皇帝第三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率騎征討帝壯之使領二千騎及長統兵號令嚴信周旋征討多有剋捷建國十年卒太祖即位追贈秦王諡曰明

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筭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太祖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

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太祖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太祖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脩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太祖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太祖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太祖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太祖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棝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太祖以普驎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太

祖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矟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矟世祖之初育也太祖喜夜召儀入太祖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臣推誠以事陛下陛下明察臣輒自安忽奉夜詔怪有之懼實無也太祖告以世祖生儀起拜而歌舞遂對飲申旦召羣臣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於時學博今古初來入國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指畫山河分別城邑成敗要害造次備舉謙等歎服相謂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當附其尾太祖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謀爲亂伏武士伺太祖欲爲逆崇子遂留在伏士中太祖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恐發踰牆告狀太祖祕

而怒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太祖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太祖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庶人禮儀十五子

子纂五歲太祖命養於宮中少明敏動止有禮太祖愛之恩與諸皇子同世祖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爲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世祖殺其親嬖人後悔過脩謹拜內大將軍平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

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諡曰簡

纂弟良性忠篤太宗追録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

良弟幹機晤沈勇善弓馬少有父風太宗即位拜內將軍都將入備禁中太宗出遊於白登之東北幹以騎從有雙鴟飛鳴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下雙鴟太宗嘉之賜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曰射鴟都將從世祖南巡進爵

新蔡公高宗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

子禎通解諸方之語便騎射世祖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韋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高祖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太胡山蠻時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禎盛武裝於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並中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尔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万死禎即斬之乃遣蠻還并加慰諭諸蠻大服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之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

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薨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

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惟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太宗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太宗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景

子裘襲

烈弟觚勇略有膽氣少與兄儀從太祖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太祖絕之觚率左右數十騎殺其衛將走歸爲慕容寶所執歸中山垂待之逾厚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万言垂之國人咸稱重之太祖之討中山慕容普驎既自立遂害觚以固衆心太祖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驎柩斬其尸收議害觚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乃改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昭成子壽鳩之子也少而壯男不拘小節太祖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庶人禮

子素太宗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少引內侍頻歷顯官賜爵尚安公拜外都大官世祖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高宗即位務崇寬征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惟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詔羣臣議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陸麗議曰古帝王之制名其體有五有信有

義有象有假有類伏惟陛下當盛明之運應昌發之期誕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治國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如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庭

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世祖獵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獻世祖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

之墜馬陵恐其殺至未及拔劒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世祖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

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

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高祖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高祖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爲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世宗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世宗崩于忠執政昭爲黃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聾而佷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後入爲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乂所以贈禮優越

昭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莊帝時爲洛陽令及前廢帝即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出帝即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即齊獻武王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

玄懼出帝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後從帝入關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世宗詔令桉趙脩獄以脩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卒於涼州刺史

陪斤弟忠字仙德少沈厚以忠謹聞高祖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賜雜綵二百匹群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爲立碑銘有十七子

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

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世宗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

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發日授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己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牆出脩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世宗自陳爲暉所譖世宗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三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世宗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闕）讒諷所致靈太后臨

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

壽興弟益生少亡

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

德子悝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

子嶷字子仲出帝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嶷要關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嶷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

忠子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世宗即位拜尚書主客郎巡省風俗還奏事稱旨爲給事黃門侍郎初高祖遷洛而在位舊貴皆難於移徙時欲和合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世宗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世宗曰先皇遷都之日本期冬南夏北朕欲聿遵成詔故有外

人之論暉曰先皇移都爲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陛下終高祖定鼎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世宗從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虎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受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繼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撿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肅宗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上䟽曰臣聞治人之本寔委牧守之官得其才則政平物理失其人則訟興怨結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貶賞將何以黜彼貪

怠陟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迎送之費御史馳糺頗回威濫之刑且暫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舉良未平當愚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鎮牧将治人守令能不若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陟若治績無効貪暴遠聞亦便示牒登加貶退如此則不出庭户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表以御史之職鷹鸇是任必逞爪牙有所噬搏若選後生年少血氣方剛者恐其輕肆勁

逞字名

直傷物虧廣愚謂宜簡宿官經事忠良平慎者爲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鋭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吴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

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勑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輙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飢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頗愛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神龜元年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劒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

陳留王虔昭成子紇根之子也少以壯勇知名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

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皃魁傑武力絕倫每以常矟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於世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臨陣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矟之徒亡䰟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常先登陷陳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太祖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諡陳留桓王配饗廟庭封其子悅爲朱提王悅外和内佷太祖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鬚爲内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鴈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鴈門規收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太祖恕而不罪太宗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

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鴈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太宗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爲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刀執而賜死

弟崇世祖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死後太祖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太祖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薨諡曰景王

子建襲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建子琛位恒朔二州刺史

琛子昱尚書左僕射

虔兄顗性嚴重少言太祖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平盧太守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顗爲郡時易干子万言得

寵於太祖易干恃其子輕忽於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牀而據顗坐顗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干曰我吏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太祖壯之乃言累以訴請乃詔顗輸贖顗乃自請罪太祖赦之復免其贖病卒

子崘世祖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劉義隆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崘曰今大風旣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煙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高宗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定公

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昭成子地干之子也性踈佷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太祖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太祖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剋乃從留官自白

登南入繁時故城阻漯水爲固以寧人心太祖善之進封爲王位司隷校尉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祗肅順獨坐寐欠伸不顧而唾太祖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昭成子力眞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太祖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勲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耻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

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太祖以拔干宗室委之心腹有計略屢效忠勤太宗踐阼除渤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鎭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

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

子叱奴武川鎭將

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鎭遏

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

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陪葬金陵

長子粟襲世祖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闕）表聞粟亮直善馭衆撫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葬金陵

粟弟渾少善弓馬世祖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之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人所害

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絃而斃世祖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高宗起恭宗廟賜爵陽豐侯顯祖即位復造高宗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

子古辰襲

昭成子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埿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太祖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太祖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告之太祖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太祖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賀徵兵於慕容垂賀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驎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驎賀驎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干染干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衞辰賀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驎軍近衆乃少定太祖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太祖復使安同詣賀驎因剋會期安同還

太祖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驎會於高柳窟咄困廹望旗奔走遂為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驎別帝歸於中山

昭成子孫列傳第三　魏書十五

魏收書昭成子孫列傳亡

道武七王列傳第四　魏書十六

清河王　陽平王
河南王　河間王
長樂王　廣平王
京兆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皇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

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後

清河王紹天興六年封兇很險悖不遵教訓好輕遊里巷刼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太祖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太宗常以義方責之遂與不協恒懼其為變而紹母夫人賀氏有譴太祖幽之於宮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紹曰汝將何以救吾紹乃夜與帳下及宦數人踰宮犯禁左右侍御呼曰賊至太祖驚起求弓刀不獲遂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而立紹從門扇間謂羣臣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已下皆驚愕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羣臣乃知宮車晏駕而不審登遐之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族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上者數百匹下者十匹先是太宗在

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太宗至城西衞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臠割而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麗初太祖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太祖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熈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爲宗屬所欽重太宗治兵於東部詔熈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太宗嘉之賞賜隆厚後討西部越勤有功泰常六年薨時年二十三太宗哀慟不已賜温明祕器禮物備焉熈有七子

長子他襲爵身長八尺美姿貌性謹厚武藝過人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數千級改封臨淮王拜鎮東將軍尋改封淮南王除使持節都督豫洛河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虎牢威名甚著後

與武昌王提率并州諸軍討吐京叛胡曹僕渾
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前鋒大將軍都督諸軍
事北討蠕蠕蠕蠕破之運軍儲於北平城劉義隆遣
將寇邊他從征於懸瓠破之拜使持節都督雍
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
州刺史鎮長安綏撫秦土得民夷之心時義隆
寇南鄙以他威信素著復爲虎牢鎮都大將其
宗時轉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
儀同如故高祖初入爲中都大官拜侍中鎮東
大將軍遷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
十二年薨年七十三時高祖有事宗廟始聞
薨爲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詔有司監護喪事
禮賵有加追贈平東大將軍定州牧司徒如故
謚曰靖王他三子
世子吐万早卒贈冠軍并州刺史晉陽順侯
子顯襲祖爵薨謚曰僖王
子世遵襲世宗時拜前軍將軍行幽州事兼西
中郎將又行青州事尋遷驍騎將軍出爲征虜

將軍幽州刺史世遵性清和推誠化導百姓樂之肅宗時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尋加前將軍初在漢陽復有聲迹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由是聲望有損沔南蠻首及襄陽民望入密信款遵請以襄陽内附世遵表求赴應朝議從之詔加世遵持節都督荊州及沔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遣洛州刺史伊盆生冠軍將軍魯陽太守崔模爲別將率步騎二万受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皆疑不渡世遵遂將臨之以兵模乃濟而内應者謀泄爲蕭衍雍州刺史所殺築門以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燒殺數万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死十二三世遵及盆生模並坐免官後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孝昌元年薨於州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康王

子敬先龍驤諫議大夫散騎常侍領主衣都統元顥入洛莊帝北巡敬先與叔父均等於河梁起義爲顥所害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太尉公

定州刺史

子宣洪襲袞歷諫議大夫光祿少卿武定中與元瑾謀反誅國除

世遵弟均字世平累遷通直常侍征虜將軍以河梁立義之功封安康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卒贈使持節征東將軍青州刺史出帝時復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均六子

長子忻之性麤武幼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稍遷尚書右中兵郎以河渚起義之勳賜爵東阿侯初孝莊之圖尒朱榮元天穆也忻之密啓臨事之日乞得侍立手斬二人及榮之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莊帝崩於晉陽忻之內懼乃齊獻武王起義河北忻之奔赴後廢帝時除散騎常侍大丞相右長史出帝初襲先封安康縣開國伯除撫軍將軍北徐州刺史便道之州屬樊子鵠據瑕丘反遂於中途遇害以死王事追贈使持節都督定郢二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謚曰文貞

忻之弟慶鸞武定末司徒諮議參軍

慶鸞弟慶智終於司農少卿贈中軍將軍濟州刺史

均弟禹容貌魁偉起家司空參軍轉符璽郎大常丞鎮遠將軍東海太守帶峒峿戍主禹頗好內學每云晉地有福孝昌末遂詣介朱榮建義元年與榮同入洛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鄄城縣開國伯邑五百戶爲并州東面大都督鎮樂平榮死之後爲土民王惡氈起義殺之後贈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子長猷襲武定中南青州長史齊受禪爵例降

禹弟菩薩給事中卒贈濟南太守

吐万弟鍾葵早卒

長子法壽侍御中散累遷中散大夫出除龍驤將軍安州刺史法壽先[illegible]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更滿還朝吏人詣闕訴乞肅宗嘉之詔復州任後徵爲

太中大夫加左將軍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子慶始大司農丞與父同時見害贈前將軍廣州刺史

慶始弟慶遵武定末瀛州騎府司馬

慶遵弟慶智美容貌有几案才著作佐郎司徒中兵參軍卒於太尉主簿

法壽弟法僧自太尉行參軍稍轉通直郎尋遷將軍司徒司馬掾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表益一[illegible]許祐以貪婪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內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蕭衍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州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表曰臣　忝守遐方變生慮表賊衆僞張所在彊盛統內城戍悉已陷沒近州之民亦皆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闕庭既忝宗枝累荷不淺若死爲鬼永責天顏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

告若臺軍速至猶希全保與送使者不知所言肅宗詔曰比勅傳豎眼倍道兼行而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催遣庶令拔彼倒懸救茲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徵光祿大夫出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轉安東將軍徐州刺史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號年天啓大軍致討法僧攜諸子擁掠城內及文武南奔蕭衍

[illegible]癸弟篤字阿成太子右率北中郎將撫冥鎮將光祿卿出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卒諡曰貞

長子浩字洪達太尉長史

他弟渾繼叔父廣平王連

渾弟比陵太延五年爲司空賜爵牂牁公除安遠將軍懷荒鎮大將卒

子天琚襲高祖時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從駕南征拜後將軍尋降公爲侯除西中郎將世祖時征虜將軍夏州刺史卒贈本將軍濟州刺史

子延伯襲卒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太祖前中之太祖驚歎焉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泰常七年薨時年二十二有七子

長子提驍烈有父風世祖時襲爵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拜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平原鎮都大將在任十年大著威名後與淮南王他討平吐京叛胡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統萬鎮都大將賜馬百匹羊千口甚見寵待太安元年薨時年四十二謚曰成王

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顯祖時蠕蠕犯塞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拜假節都督齊兗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歸附者千有餘家高祖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黨三千餘人屯聚平陵號年聖君攻破郡縣殺害長吏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扇惑百

姓復討斬之時歲■不登齊民飢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州民韓凝之等千餘人詣闕頌之高祖覽而嘉歎及還京師每歲率諸軍屯於漠南以備蠕蠕遷都督雍秦梁益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太和十一年薨贈以本官加羽葆鼓吹

論曰簡王有五子長子和爲沙門捨其子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詔許鑒身終之後公顯襲爵鑒乃受之

鑒字紹達少有父風頗覽書傳沉重少言寬和好士拜通直散騎常侍尋加冠軍將軍守河南尹車駕南伐以鑒爲平南將軍還除左衛將軍出爲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百度惟新鑒上遵高祖之旨下采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高祖覽其所上嗟美者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下詔襃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

曰耳目更新高祖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藉齊人苦之鑒治名大損世宗初以本將軍轉徐州刺史屬徐兖大水民多飢饉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淵寬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曰梁郡太守程靈虬唯酒是耽貪財爲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音悖嚮盈於道路部境呼嗟僉焉怨酷梁郡密邇僞纖醜聲易布并直有虧清風臣恐取嗤荒遠請免所居官以明刑憲詔免靈虬郡徵還京師於是徐境肅然蕭衍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率兵千餘赴之衍淮陰援軍已來斷路秦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世宗詔鑒曰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戍襟帶淮滸川路衝要自昔經算未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

軍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闢境兗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勳高三捷朕甚嘉焉守御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年四十二薨贈衛大將軍齊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悼王

長子伯宗貟外郎

次仲淵蘭陵太守並早卒

仲淵弟季偉武定中太尉中兵參軍

和字善意鑒薨之後與鑒子伯宗競求承襲尚書令肇奏和太和中出爲沙門讓爵於鑒鑒後以和子顯年在弱冠宜承基緒求遜王爵以歸正胤先朝詔終鑒身聽如其請鑒既薨逝和求襲封謹尋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請令伯宗承襲世宗詔曰和初以讓鑒而鑒還讓其子交讓之道於是乎著其子早終可聽和襲尋拜諫議大夫兼太子率更令轉通直散騎常侍兼東中郎將肅宗時出爲輔國將軍涼州刺史坐事免久之除東郡太守正光四年薨贈安東將軍相州刺史

子謙字思義襲爵後拜前軍將軍征蠻都督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散騎常侍征東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子琴襲齊受禪爵例降

鑒弟榮字兗生高祖時直寢從駕征新野終於羽林監

榮弟亮字辟邪威遠將軍羽林監卒贈河間太守

亮弟⿰火道字道明太尉府行參軍司徒掾鎮遠將軍太僕少卿出除安西將軍東秦州刺史（諡懿）初卒於州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泰常元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詔河南王曜之子羯兒襲脩爵改封略陽後與永昌王健督諸軍討禿髮保周於番和徙張掖民數百家於武威遂與諸將私自没入坐貪暴降爵為公後統河西諸軍襲蠕蠕至於漢南仍復王爵加征西大將軍正平初坐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泰常元年薨太宗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始光四年薨無子世祖繼絕世以陽平王熙之第二子渾爲南平王以繼連後加平西將軍渾好弓馬射鳥輒歷飛而殺之時皆歎異焉世祖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世祖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賜馬百匹僮僕數十人後拜假節都督平州諸軍事領護東夷校尉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平州刺史鎮和龍在州綏導有方民夷悅之徙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賜御馬二疋臨鎮清慎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若違所親太和十一年從駕巡方山道薨

子飛龍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高祖特垂欽重除宗正卿右光祿大夫詔曰

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太和十七年薨賜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第一祕器絹千匹高祖緦衰臨霄喪哀慟左右醮不舉樂贈衛將軍定州刺史賜帛五百匹謚曰安王子纂纂襲纂亦有譽於時除恢武將軍進平西將軍領西中郎將出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景明元年薨於平城

子伯和襲永平三年薨贈散騎侍郎謚曰哀王

乂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中繼以蕃王宿宦舊貴高祖時歷內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乂又居權重榮赫一世繼頻表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黃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啓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辭不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老理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宜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

遣使敦勸乃受之時乂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己門生故吏遍於省闥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給酒膳供賓客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兩人扶侍禮秩與丞相高陽王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万計轉太尉公侍中太師録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師繼啓求還復江陽詔從之繼晩更貪婪聚斂無巳牧守令長

統卒贈涼州刺史

子思略武定末瀛州治中

思略弟叔略武定中太尉主簿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神䴥元年薨

子根襲改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薨無子顯祖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爲根後

繼字世仁襲封江陽王加平北將軍高祖時除使持節安北將軍撫冥鎮都大將轉都督柔玄撫冥懷荒三鎮諸軍事鎮北將軍柔玄鎮大將

爲左衛將軍兼侍中又兼中領軍留守洛京尋除持節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兇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檢斬愆首一人自餘加以慰喻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高祖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恆朔清定繼以高車擾叛頻表請罪高祖優詔喻之世宗時除征虜將軍青州刺史轉平北將軍恒州刺史入爲度支尚書繼在青州之日民飢餒爲家僮取民女爲婦妾又以良人爲婢爲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後大將軍高肇伐蜀世宗以繼爲平東將軍鎮遏徐揚世宗崩班師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叉先納太后妹復繼尚書本封尋除侍中領軍將軍又除特進驃騎將軍侍中領軍如故繼頻表固讓許之又詔還依前授太師高

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懷及門下入座奏追論繼太和中慰諭高車安輯西鎮之勳增邑一千五百戶繼又上表陳讓詔聽減戶五百靈太后以子叉姻戚數與肅宗幸繼宅置酒高會班賜有加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持進領軍如故徙封京兆王繼疾患積年枕養于家每至靈太后與肅宗遊幸於外時令扶入居守禁內及節慶宴饗皆力疾參焉遷司空公侍中如故寬和容裕號爲長者神龜末叉得志轉司徒公仍加侍中繼以蕃王宿宦舊貴高祖時歷內外顯任意遇已隆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兼處門下歷轉台司叉又居權重榮赫一世繼頻表遜位乞以司徒授崔光詔遣侍中安豐王延明給事黃門侍郎盧同敦勸繼又啓固讓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後部鼓吹頻表陳辭不許詔曰至節嘉辰禮有朝慶親尊戚者理宜優異王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頻讓不許又

遣使敦勸乃受之時乂執殺生之柄威福自己門生故吏遍於省闥拜受之日送者傾朝當世以爲榮有識者爲之致懼太官給酒膳供賓客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庭两人扶侍禮秩與丞相高陽王相埒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及出師之日車駕臨餞傾朝祖送賞賜萬計轉太尉公侍中太師錄尚書都督並如故尋詔班師繼啓求還復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婪聚斂無已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别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得平心選舉憑乂威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乂黜繼廢於家初尒朱榮之爲直寢也數以名馬奉乂乂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雍華涇邠秦岐河梁益九州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大丞相雍州刺史王如故謚曰武烈

乂繼長子字伯儁小字夜乂世宗時拜員外郎

靈太后臨朝以乂妹夫除通直散騎侍郎乂妻封新平郡君後遷馮翊郡君拜女侍中乂以此意勢日盛尋遷散騎常侍光禄少卿領嘗食典御轉光禄卿乂女夭靈太后詔曰乂長女年垂弱笄奄致夭喪悼念兼懷可贈鄉主尋遷侍中餘官如故加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揔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參決機事以乂恃寵驕盈志欲無限懌裁之以法乂輕其爲人每欲斥黜之乂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治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乂恐懌終爲己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靈太后時在嘉福未御前殿騰詐取主食中黃門胡玄度胡定列誣懌云許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自望爲帝許度兄弟以富貴騰以具奏肅宗聞而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欲入徽章東閤乂厲聲不聽懌曰汝欲反邪乂

曰元乂不反正欲縛反人乂命宗士及直齋等三十人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使數十人防守之騰稱詔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憚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語在其傳乂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事可夜中殺懌於是假爲靈太后辭遜之詔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肅宗呼爲姨父自後專綜機要巨細決之威振於內外百寮重跡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抗表起義以討乂爲名不果見誅乂尋

遷衛將軍餘如故後靈太后與肅宗讌於西林園日暮還宫右衛將軍奚康生復欲圖乂不克而誅語在其傳是後肅宗從御徽音殿乂亦入居殿右既在密近曲盡佞媚以承上旨遂蒙寵信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以自先後公私行止彌加威防乂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人物求見者遙對之而已乃封其子亮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乂拜肅宗御南門臨觀并賜御

馬帛千匹初乂之尊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而才術空淺終無遠致得志之後便驕愎躭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令人轝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輕薄趣勢之徒以酒色事之姑姊婦女朋淫無別政事怠惰綱紀不舉州鎮守宰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乂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乂積習生常無復虞慮其所親諫乂乂又不納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肅宗謂羣臣曰隔絕我母子不聽我往來兒間復何用我爲放我出家我當永絕人間脩道於嵩高閑居寺先帝聖鑒鑒於未然本營此寺者正爲我今日欲自下髮肅宗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殷勤苦請靈太后聲色甚厲意殊不回肅宗乃宿於嘉福殿積數日遂與太后密謀圖乂肅宗內雖圖之外形彌密靈太后瞋忿之言欲得

往來顯陽之意皆以告乂乂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如此密言日有數四乂殊不爲疑乃勸肅宗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乂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乂而甚畏憚欲進言於肅宗而事無因會太后與肅宗南遊洛水雍邀請車駕遂幸雍第日晏肅宗及太后至雍內室從者莫得而入遂定圖乂之計後雍從肅宗朝

以制義山川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臣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元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剎夜乂羅剎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墯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母后幽辱繼主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或弈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

威臣節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乂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殪踣桑柘焦枯飢饉相仍菜色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瀍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汴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斮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一朝橫潰今旣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屨得所大憝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乂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熙曰事關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乂及其弟爪謀反欲令其黨攻近京諸縣破市燒邑郭以驚動内外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又令人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乂兄弟爲内應起事有日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壻之故未忍便决黃門侍郎李琰之曰元乂之罪具騰遐邇豈容復停以惑視聽黃門徐紇趨前欲諫逡巡未敢羣臣固執不已肅宗又以爲言太后乃

從之於是乂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乂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冀州刺史

乂子亮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乂庶長子稚祕書郎中乂死之後遂亡奔蕭衍

乂弟羅字仲綱以儉素著稱起家司空參軍事轉司徒主簿領嘗食典御散騎侍郎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虛已謙退恂恂接物遷平東將軍青州刺史乂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于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時蕭衍遣將寇邊以羅行撫軍將軍都督青光南青三州諸軍事罷州入爲宗正卿孝莊初除尚書右僕射東道大使出帝時遷尚書令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羅既懦怯孝靜初蕭衍遣將圍逼羅以州降乂死之後羅逼乂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

羅弟爽字景喆少而機警爲乂所寵愛解褐

秘書郎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涇岐秦三州諸軍事衞將軍尚書左僕射秦州刺史謚曰懿

爽子德隆武定末太子中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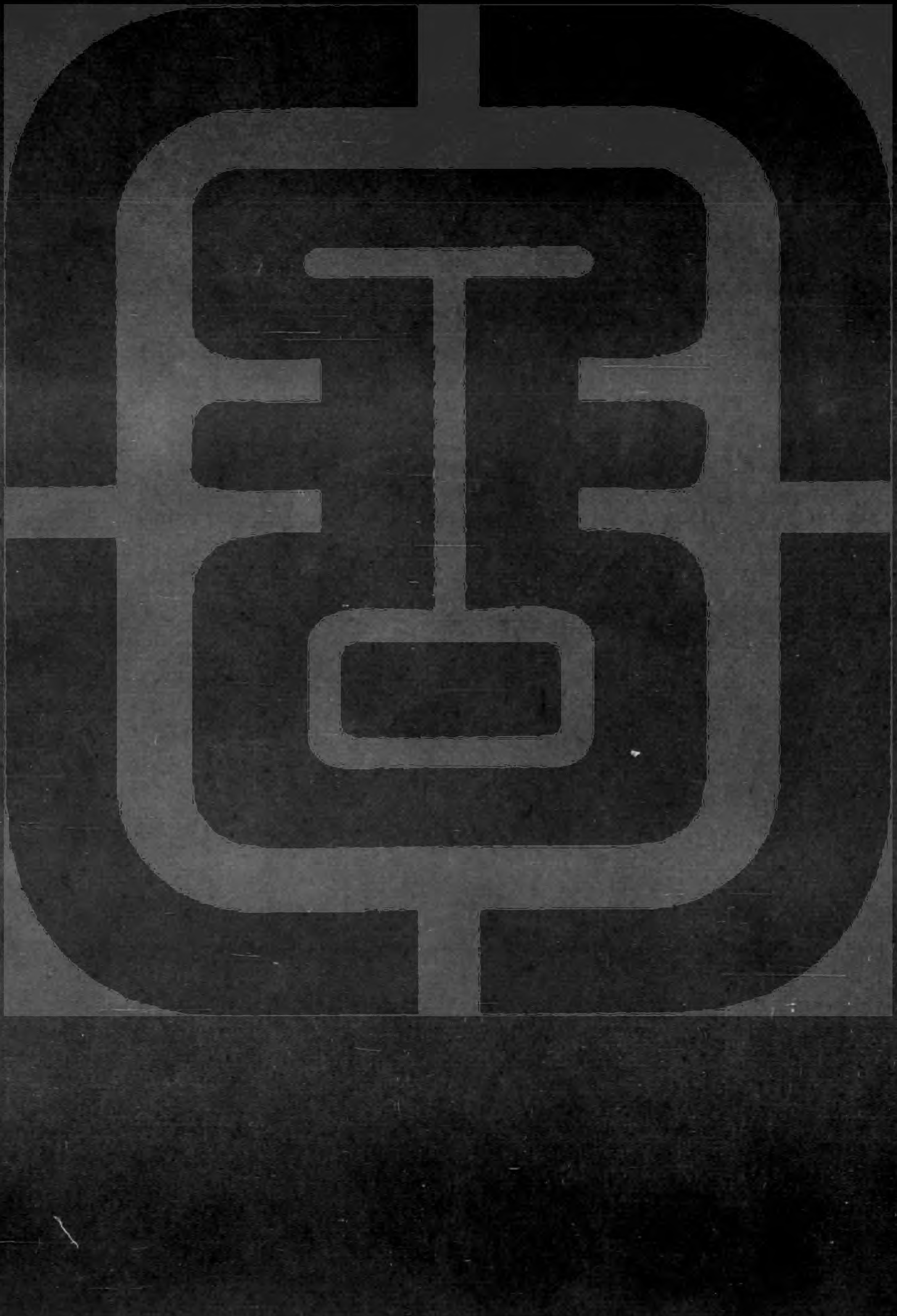
爽弟巒武定末光祿卿

瓜字景邑給事中與兄乂同以罪誅

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乂權重以羅侯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正光末逆賊大俄佛保陷郡見害

子景遵直寢太常丞

史臣曰梟鏡爲物天實生之知母忘父蓋亦禽獸元紹其人比之不若平陽平以下降年夭促英才武略未顯於時靜簡二王爲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冑遇高祖繼受任太和苟無其才名位且徒及也乂階緣寵私智小謀大任重才弱遂亂天下殺身全祀不亦幸哉

道武七王列傳第四　魏書十六